

## 論語言地理學的波傳模式與煙火模式：以排灣語

### 重音分佈的形成與發展為例\*

洪惟仁

排灣語重音有兩個類型，分為二大類，一是「可變型重音」(a 型)、一是「固定型重音」，後者又可以分為末音節類型 (b 型)、次末音節類型 (c-1 型) 和音質敏感型重音 (c-2 型)。本文推論固定重音類型是排灣語「重音固定化運動」產生的新類型 (a 型 > b/c 型)。語言地理學形成論的「波傳模式」(wave model) 可以解釋固定型重音的新生，但無法解釋重音類型演變的全程，特別是 b 型 > c 型的「回頭演變」問題。本文因此提出「煙火模式」(firework model) 理論，並以此模式推斷排灣語重音可能由 a 型同時分化為 b 型及 c 型，然後經過方言競爭與移民，變成目前 a-b-c-b-a 的分佈格局。本文同時重建排灣語「高地方言」，並重建排灣語核心方言區 1930 年代以前的方言分佈。

關鍵詞：排灣語、重音類型、地理語言學、形成論、發展論、波傳模式、煙火模式

---

\* 本文原稿 2016 年 11 月 25 日在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客家研究中心舉辦的「第 15 次語言、地理、歷史跨領域研究工作坊」宣讀，文中大量引用鄭仲樺博士和葉高華教授的研究，會議中承蒙在場學者批評指教，會後修改中多承蘇復興教授、李佩容教授及劉彩秀教授指教與討論，文成後又蒙三位匿名審查人及主編王旭教授多所指正，使本文避免許多錯誤，受益良多，謹此一併致謝。

## 1. 前言

排灣語內部方言複雜，一直沒有詳細調查，調查點太少，無法做精確的方言分類，是所有的台灣南島語方言研究最弱的一環。原住民族委員會將排灣語分為北、中、南、東四大方言，其實沒有方言學的根據。

排灣語方言學最早的研究是小川尚義與淺井惠倫收於《原語による臺灣高砂族傳說集》(1935: 129-296)的調查。該文提出四個特徵做為比較的基準，可惜沒有進一步做方言分類。

何大安的〈五種排灣方言的初步比較〉(1978)根據其調查資料，將排灣語的方言分為「西北」及「東南」兩支，是二分法分類的濫觴。李佩容(Lee 2011)分為北、中、南三類，開創了三分法分類的基礎。鄭仲樺(2016)根據廣泛而精細的方言調查，繪製了大量的方言地圖，使得排灣語方言大明。但他也採取二分法分類。

本文主要根據鄭仲樺(2016)提供的語料，綜合了各家短長，站在方言分類學、地理方言學的立場對排灣語方言重新分類，並以排灣方言分佈與重音類型的發展為例，提出「波傳模式」與「煙火模式」作為地理語言學「形成論」與「發展論」的新理論。

## 2. 排灣語的方言分類

### 2.1 排灣語方言分類的回顧

關於排灣語的方言，小川尚義紀錄了德文、下筏灣、佳平、內社(來義)、古樓、力里、內文、加只來(石門)、太麻里、大鳥萬(大鳥)等十個方言的音值(見小川尚義、淺井惠倫 1935: 131, 排灣語部份為小川尚義所調查)。作者提出四個顯著的語音特徵(即變項):(1) q 的轉化,(2) k 的轉化,(3) t 的轉化,(4) d 的轉化等,作為方言比較的基準。可惜沒有進一步做方言分類。

戰後,何大安(1978)調查並比較了5個方言:三地門、筏灣、丹路(另見何大安 1977)、太麻里、土坂。他以(tj)、(dj)、(lj)三個變項唸成舌尖音或舌

面音作為分類標準，將排灣語的方言分為「西北」及「東南」兩支，西北支的三地門、筏灣唸成舌尖音 t、d、l；而其他方言則顎化為舌面塞擦音。建立了排灣語方言分類二分法的基礎。

李佩容 (Lee 2011: 18) 參考了小川尚義等 (1935)、何大安 (1978) 及其他的單點方言語料，如費羅禮 *Paiwan Dictionary* (Ferrell 1982) 的古樓方言、陳春美 (Chen 2009) 的平和方言，為東排灣方言 (指台東縣的排灣方言) 的分類提出 10 項音變條件，即 (1) \*tj > c、(2) \*dj > ʃ、(3) \*q > ʔ/ø、(4) \*k > ʔ/ø、(5) \*w > v、(6) \*d > r、(7) \*l > ʔ/ø、(8) \*l > ɣ、(9) \*r > ʁ、(10) \*r > ɣ (因為她把 (1)、(2) 合併為一項，故為九項，如果分開計算便是十項) 做為「區別性特徵」(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即方言分類標準，將排灣方言分為北、中、南三類，開創了排灣語方言三分法的基礎。

鄭仲樞博士論文《排灣語方言研究》(2016) 地毯式地進行了 90 個排灣語方言點的調查，繪製了 15 張音韻特徵分佈地圖、27 張詞彙變體分佈地圖，並根據語料的比較進行細密的分類，是目前排灣語地理方言學上最精細的研究，提供了排灣語方言分類的科學基礎。但他將 (tj)、(dj) 兩個變項當作「主要特徵」，一刀切，將排灣語分成兩大方言。分類是絕對的，只要是塞音便歸類為「北部方言」，只要是塞擦音便歸類為「南部方言」，大分類沿襲了何大安 (1978) 的二分法。但 (tj)、(dj) 的分化可能是近代以來的變異，鄭仲樞 (2016: 27-30) 比較荷蘭、清代、日治三個時代排灣族部落的拼音或譯音，發現所有社名牽涉到舌面塞音聲類的 (以 (tj) 為例)，荷蘭時代都記為 t，清代漢字譯音都對應於閩南語的 t-/th-，雖然譯音看不出是舌面塞音，卻都顯示是塞音。到日治時代的文獻才開始有了改變。北部方言對譯 t-，南部方言用塞擦音 ㄑ (chi)、ㄑ (tsu)、ㄑ (ji) 來對譯，顯示對應的是塞擦音。既然荷蘭時代的地名拼音及清代的閩南語地名譯音都顯示整個排灣語還沒有塞擦音化，可以推論南部方言應該是到日治時代，

即二十世紀開始之後，塞擦音化才普遍化的。<sup>1</sup>以晚近才發生的、甚至進行中的變異作為「主要特徵」，其二分法在方法論上不免令人質疑。但其細緻的調查為次分類做出重要的貢獻。

我們認為就方言的大分類而言，仍以李佩容 (Lee 2011) 的三分法較合理。李佩容的分類缺少「內社腔」，這方面鄭仲樞 (2016) 提供了補充。

## 2.2 排灣語方言區別性特徵

本研究以小川尚義提出的四個變項為基礎，參考鄭仲樞 (2016: 31) 的語料，歸納出「流音擦音化」變項，又採納李佩容的意見合併(tj)、(dj)為(tj/dj)，提出四個變項做為排灣語方言大分類的主要「方言區別性特徵」如下：

- (1) (q)完整保存或變成喉塞音或消失 (\*q > ʔ/∅)。
- (2) (k)完整保存或變成喉塞音或消失 (\*k > ʔ/∅)。
- (3) 流音完整保存或變成非流音 (\*l > ɣ、\*r > ʁ、\*r > ʁ)
- (4) (tj/dj)唸塞音 (\*tj [c]、\*dj [ɟ]) 或傾向唸成塞擦音 (\*tj > tɕ、\*dj > dʒ)。

作為排灣語方言分類的新的基準，將排灣語分成三大方言。即：北部方言、高地方言、南部方言（其分類理由另文詳論）。

<sup>1</sup> 關於 (tj/dj) 字類排灣語方言實際上唸成顎塞擦音的紀錄不多。李佩容 (Lee 2011) 東排灣方言的紀錄(tj)、(dj)變體只有顎塞音[c]或[ɟ]一種。小川尚義等 (1935) 把北部排灣標為 t<sub>j</sub>, d<sub>j</sub> 的合體 (下標 j, 沒有一點), 南部排灣標為 c, ɟ, 表示南部方言的發音部份比較偏後。筆者於 2016 年 11 月 27 日訪問幾位排灣族耆老, 親自審音, 發現北排灣平和部落 Ljavuras Kadrangan 校長、南排灣高土部落華阿財、東排灣金峰鄉力力腔壠坵部落 Ljemigas (杜珞琳), 其 (tj)、(dj)都唸顎塞音[c]或[ɟ], 只是南排灣和東排灣的顎塞音似乎比北排灣的高地方言要後面一點, 唯北部方言的三地門 (高賢慧) 唸成舌尖音[t]或[d], 完全反映了小川尚義等 (1935) 的描寫。據發音人的觀察, 中、南排灣及東排灣也有唸成塞擦音的, 但老派都唸成塞音。證明(tj/dj)的塞擦音化是正在進行中的變化, 不宜做為方言大分類唯一的條件。為論述方便, 本文暫時採用鄭仲樞 (2016) 的標示法及記音, 北部方言舌面塞音標為塞音 tj [c]、dj [ɟ], 南部方言標為顎塞擦音 tj [tɕ]、dj [dʒ]。

## 2.3 排灣語三大方言的特色

排灣語可分為三大方言，各方言的特色如下：

### (1) 北部方言

(tj/dj)保存塞音，唸成舌葉塞音 tj [tʰ]、dj [dʰ]，或變成舌尖塞音[t]或[d]；小舌清塞音喉塞音化\**q* > ʔ。可分為三地門腔、新三地門腔、泰武腔等次方言。相當於李佩容 (Lee 2011: 20) 三分法的「北部方言」，但將何大安 (1978) 所謂西北方言併入北部方言。

### (2) 南部方言

(tj)/(dj)唸成顎塞音 (palatal plosive) tj [c]、dj [ɟ]或變成舌面塞擦音 tj [tɕ]、dj [dʒ]；依舌背音\**k* > ʔ或流音擦音化兩個特徵之一，與北部方言和高地方言區分。可分為內社腔及力力腔。內社腔的特色是\**k* > ʔ；力力腔的特色是流音擦音化 (\**l* > ʎ、\**r* > ʋ、\**r* > ɣ)，且捲舌音流音化 (\**d* > r)、捲舌流音變成喉塞音或消失 (\**l* > ʔ/∅)。相當於李佩容 (Lee 2011: 20) 三分法的「南部方言」。

### (3) 高地方言

語音保守，創新音變較少。保存古排灣 *q*、*k* 聲母，無流音擦音化現象，也沒有捲舌音流音化現象。根據鄭仲樺 (2016) 的語料，細分為兩個次方言，唸成塞音的為「北高地方言」，包括比悠瑪腔、筏灣腔；唸成舌葉塞音或塞擦音的為「南高地方言」，包括古樓腔、土文腔、牡丹腔、萬里得腔等方言。南、北高地方言的分界線正好和北部方言、南部方言的界線疊合。這個「高地方言」相當於李佩容 (Lee 2011: 20) 三分法的「中部方言」。這個方言原本分佈於深山之中，1934 年起至 1968 年之間才被政府下遷低地 (參本文 5.3.1 節「高地方言部落向低地遷村」)，所以稱為「高地方言」。

## 3. 排灣語的方言分佈

排灣語分佈在屏東縣的山區及臺東縣南部。為了敘述方便，我們把排灣語區分為西、東兩個區塊。方言分佈情形參見【附圖 1】「排灣語區語言地圖」。

### (1) 西排灣

屏東縣三地門鄉大部分、瑪家鄉、泰武鄉、萬巒鄉成德村、來義鄉、春日鄉、獅子鄉、牡丹鄉，滿洲鄉港仔、九棚、長樂等村山區，稱為「西部排灣區」，簡稱「西排灣」。西排灣方言分為三片，各片的語種分佈特色如下：

a. 屏東縣三地門、瑪家、泰武等三鄉，屬北部方言優勢區，劃為「A7.1 北排灣方言片」。

b. 屏東縣來義鄉、春日鄉北部力力河流域，為南部方言內社腔、力力腔及南高地方言錯雜分佈區，劃為「A7.2 中排灣方言片」。

c. 屏東縣春日鄉南部率芒溪流域以南，經獅子鄉、牡丹鄉，延伸到滿洲鄉長樂村山區（萬里得），為內社腔南部方言和高地方言的錯雜區，劃為「A7.3 南排灣方言片」。

西排灣區北部，包括上列 a-b 兩片（A7.1「北排灣方言片」、A7.2「中排灣片」）可合稱為「北排灣」，西排灣區南部稱為「南排灣」。北排灣是排灣語區的「核心方言區」，排灣語主要的方言都分佈在這裏，是南排灣、東排灣的原鄉或「祖居地」，<sup>2</sup>同時也是排灣語的「核心方言區」。為了突顯這個區塊的方言分佈，因此我們又繪製了【附圖 2】「排灣語區北部語言地圖」。

北排灣區不但是排灣語區方言的縮影，同時也是重音類型最複雜的地區。不過如下文所述，本區排灣語重音類型的分佈，猶如【附圖 2】所示方言區的分佈一樣，分佈狀況略顯雜亂，這是因為 1930 年代以後排灣語經過了多次遷徙，打亂了原來的分佈格局（參本文第五節），重建 1930 年代以前的分佈狀態，方言分佈格局就整齊多了（參見【附圖 4】）。

---

<sup>2</sup> 約從隘寮溪流流域到力力河流域之間，涵蓋行政區相當於三地門鄉南部、瑪家鄉、泰武鄉、來義鄉、春日鄉北部，是排灣族 Butsul 傳說中的「祖居地」（Pa-umaumaq），其餘的南排灣、東排灣謂之「拓植地」（Pa-voavoa）（移川子之藏等 1935: 279）。這個「祖居地」加上 Raval 區，正好相當於「北排灣」（北排灣片和中排灣片）的全部。

## (2) 東排灣

臺東縣金峰鄉、達仁鄉、太麻里鄉南部、大武鄉等，稱為「東部排灣區」，簡稱「東排灣」。

東排灣也可以分為三片：

- a. 臺東縣金峰鄉為北部方言優勢小片，劃為「A7.4 東排灣北部方言片」。
- b. 太麻里鄉金崙、多良等村及達仁鄉，以高地方言為主，散佈著力力腔方言部落，劃為「A7.5 東排灣高地方言混雜片」。
- c. 大武鄉分為兩個區塊，北部是以力力腔南部方言佔優勢，南部與閩南語錯雜分佈，劃為「A7.6 大武力力腔排灣語閩南語錯雜片」。

## 4. 排灣語方言的重音類型

### 4.1 排灣語的四種重音類型

鄭仲樺 (2016: 132) 根據其調查，將排灣語重音分為四種類型：「音質不敏感型重音」、「傾向最後音節重音」、「倒數第二音節型重音」和「音質敏感型重音」。

本文把排灣語重音分為「可變型」和「固定型」兩大類，<sup>3</sup>鄭文的「音質不敏感型重音」改稱為「可變型重音」(variable stress，以下簡稱 a 型)，其他三型歸類為「固定型重音」(fixed stress)。後者又可以分為三個小類，即「末音節型」(以下簡稱 b 型)、「次末音節型重音」(以下簡稱 c-1 型)、「音質敏感型重音」(以下簡稱 c-2 型)。以上細類的編號、簡稱只是為了配合本文地理語言學理論推演或論述的方便(詳下)排列，不同的目的可能有不同的排列。

<sup>3</sup> 這個分類是根據排灣語重音指派的音節來分類，如果依照元音音質的敏感性，也可以分為音質敏感型重音(Quality-sensitive stress)和音質不敏感型重音(Quality-insensitive stress)兩類。兩種分類都可以。我所以採用前者，是因為本文討論的重點是排灣語北部二鄉由可變型轉化為固定型的「重音固定化運動」，是否敏感，不是本文關心的重點。鄭文的分類屬於後者，但其分類也有問題，真正的音質敏感型重音其實只有一類(c-2 型)，其餘三類都是不敏感型重音，鄭文用來專指「可變重音」是有問題的。

依據本文推論，可變型重音是排灣語最古老的類型，故稱 a 型。至於 c-2 型有時會把重音從次末音節移到末音節，不固定在次末音節，表面上並不固定。不過這是有規則的、可以預測的移位，其底層形式 (underlying form) 重音在次末音節。推論 c-2 型的原型是 c-1 型 (詳下)，因此我們把 c-1、c-2 型都看成是固定型重音，合併為 c 型。

茲將本文及鄭仲樺 (2016) 重音分類系統及其特色列表對照如下表：

表一 排灣語的重音類型分類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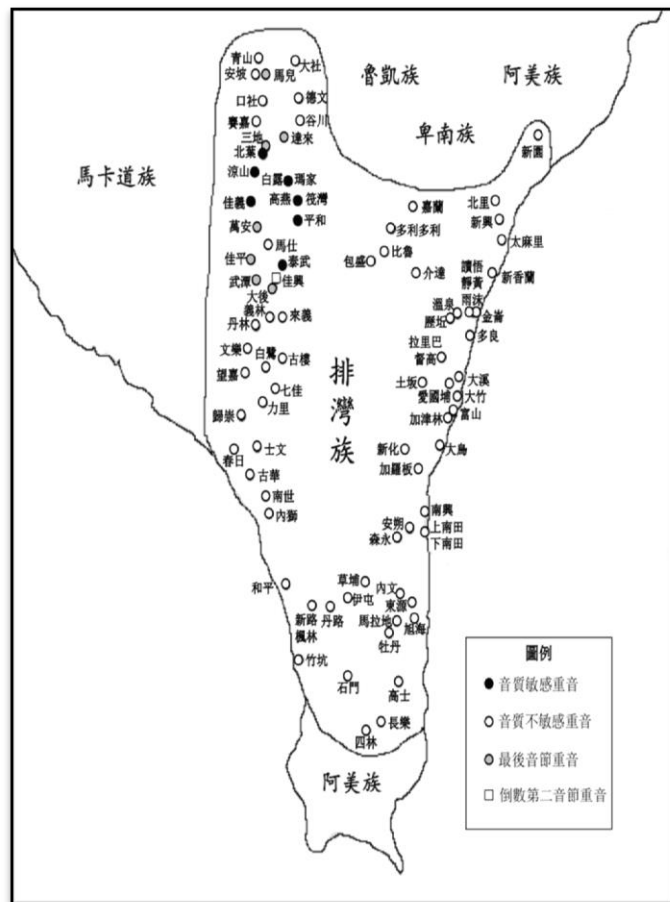
本文分類		鄭仲樺分類	簡稱	重音特色
可變型重音 variable stress		音質不敏感型重音 Quality-insensitive stress	a 型	重音任意出現
固定型重音 fixed stress	末音節型重音 ultimate stress	傾向最後音節重音 Ultimate preference stress	b 型	重音傾向於出現在末音節
	次末音節型重音 penultimate stress	倒數第二音節型重音 Penultimate stress	c-1 型	重音全部出現在倒數第二音節
	音質敏感型重音 quality-sensitive stress	音質敏感型重音 Quality-sensitive stress	c-2 型	原則上重音在倒數第二音節，遇ə元音，或末二音節詞根重疊時重音移到末音節

鄭仲樺將四種類型的分佈繪製成「重音模式的方言分佈圖」(鄭仲樺 2016: 132, 圖 5.11)。地圖顯示，絕大部份屬於可變型重音的「音質不敏感型重音」(a 型)，重音可以在末音節或倒數第二音節任意出現，但大部份還是出現在次末音節。但在北排灣，這個類型只出現在北部方言的北片，南片只有馬仕部落。



有三種固定型重音：「末音節型重音」（以下簡稱 b 型）、「次末音節型重音」<sup>4</sup>（以下簡稱 c-1 型）和「音質敏感型重音」（以下簡稱 c-2 型），都分佈在北部方言的南片。

鄭仲樞（2016: 130）根據其地理方言學調查結果及其分類，繪製成「圖 5.11 重音模式的方言分佈圖」如下所引：



圖一 排灣語重音模式方言分佈圖

<sup>4</sup> 這裏所謂「次末音節」是「倒數第二音節」(penultimate) 的簡稱，「末二音節」則是「最後兩個音節」(the last (final) two syllables) 的意思。

為了討論的需要，我們將上圖重繪成【附圖 3】「排灣語重音類型分佈圖」。<sup>5</sup>本圖涵蓋排灣語區全區，描繪現在的方言分佈狀態；【附圖 4】「排灣語區北部重音類型分佈圖（歷史重建）」把焦點集中在重音類型錯雜分佈最複雜的北排灣區，並重建為 1930 以前的方言分佈狀態。

## 4.2 排灣語重音類型的分佈

以下根據重繪圖（【附圖 3】）討論各種類型的分佈，每一個類型都舉例做了說明，例子皆引自鄭仲樺（2016: 130-132）。

### 4.2.1 可變型重音

#### (1) a 型重音的分佈

「可變型重音」(a 型)，也就是重音可以在末音節或倒數第二音節任意出現，如 *təmələm*「種植」、*təməkə*「喝」落在次末音節，但 *kəmán*「吃」、*masəŋsəŋ*「工作」、*ŋadán*「名字」卻落在末音節。這個類型的重音指派沒有一定規則。

a 型遍佈於整個排灣語，但在北排灣方言片內只出現在北部。其範圍正好相當於移川子之藏等（1935）所定義的 Raval 系統分佈區。

### 4.2.2 固定型重音

#### (1) b 型重音的分佈

「末音節型重音」(b 型)，重音全部出現在末音節。如 *təmələm*「種植」、*kəmán*「吃」、*təməkə*「喝」、*masəŋsəŋ*「工作」。屬於這個類型的部落有：三地門鄉南部的達來、三地門，泰武鄉萬安、佳平、武潭，來義鄉大後。整體而言分佈在北排灣方言片南部的西南、北兩邊，對 c 型重音分佈區形成包圍的態勢。

<sup>5</sup> 原圖把筏灣、平和、古樓等部落都定位在舊址，實際上目前已經下遷到山腳。【附圖 3】依現址重新定位，以符實際。唯【附圖 4】排灣語區北部的重建圖依下遷以前原址定位。

## (2) c 型重音的分佈

c 型重音有兩類。其一是「次末音節型重音」(c-1 型)，其重音固定出現在次末音節。如 *təmáləm*「種植」、*kóman*「吃」、*təmákəl*「喝」、*masəŋsəŋ*「工作」等，沒有例外。這是 c 型重音的原型。

其一是「音質敏感型重音」(c-2型)，原則上出現在次末音節，但如果次末音節出現ə元音，詞根末音節母音與後綴母音相同時，<sup>6</sup>就會把重音移到末音節，如 *təmáləm*「種植」、*kəmán*「吃」，如果後兩個音節央元音重疊，重音也落在末音節，如 *təmákəl*「喝」、*masəŋsəŋ*「工作」；如果是詞根重疊，即使元音不是ə，重音也落在末音節，如 *kivaŋváj*「玩」、*ciŋcín*「稱」。

推斷「音質敏感型重音」(c-2型)是由「次末音節型重音」(c-1型)演變出來的，因為c-1型只要加上「重音不可出現在具有ə元音的倒數第二音節上」的限制就變成c-2型了。所以兩型可以統稱為「c型」。在c-1型 > c-2型的演變潮流中，唯一不參加的只有佳興部落，因此也落得變成「c-1型孤島」的存在。

陳春美 (Chen 2009)、葉詩綺 (Yeh 2011, 2016) 發現平和村比悠瑪腔方言屬於「音質敏感型重音」(c-2 型)。鄭仲樺的地理方言學調查發現，除了平和村之外，還有一些高地方言如筏灣 (Su-Paiwan)、高燕 (Padain) 及部份北方方言如瑪家鄉的北葉 (Masilidj)、涼山 (Wakaba)、佳義 (Kazangiljan)、白露 (Paljulj)、瑪家 (Makazayazaya)，泰武鄉的泰武 (Kulaljuc/Ulaljuc) 都屬於這個類型。

整體看來，「固定型重音」分佈區的北界正好和 Raval 區和 Butsul 區的分界線重疊，南界正好和南、北部方言的界線重疊 (參見【附圖 3】)。

<sup>6</sup> 鄭仲樺 (2016: 132) 四種類型都舉了五個詞例，其中有一個例子是「名字」*ŋadán*，這是接後綴的例，除了 c-1 型重音唸成 *ŋadán* 外，其他類型重音都落在末音節。李佩容 (來函賜教) 認為不只詞根重疊，詞根末音節母音與後綴母音相同時 (相當於漢語音韻學所謂「疊韻」)，重音也會落在末音節，*ŋadán* 就是例子。*ŋadán* 的詞根是 *ŋáda*「割」，加上詞頭 *ma-* 為 *ma-ŋadán*「紋手」，重音落在次末音節，但如加上後綴 *-an*，如 *ŋada-án*「傷處」、*ŋadán*「名字」等，重音就會落在末音節。

### (3) 重音類型的分佈格局

由【附圖 2】及【附圖 3】可見，重音類型分佈最複雜的地區在北排灣方言片的南片，其範圍約當於瑪家鄉和泰武鄉，就語言區而言包括《台灣語言地圖集》(*Language Atlas of Taiwan/LAT*)「A7.1.3 泰武北部方言小片」延伸到「A7.1.1 三地門北部方言小片」南端幾個部落，「A7.1.4 新排灣村筏灣腔高地方言小片」、「A7.1.5 平和比悠瑪高地方言小片」。其中除了馬仕部落屬於 a 型的孤島，其餘都屬於 b 型和 c 型（包括 c-1、c-2）的錯雜分佈區。我們把這個區域簡稱「固定型重音片」（雖然不完全等於南片）。

如【附圖 3】所示，由排灣語區整體而言，a 型分佈區包圍著 b 型和 c 型。b 型分佈在「固定型重音片」的南、北兩端，但 c 型分佈區又包孕著兩個 b 型部落佳平、武潭及一個 a 型的馬仕部落。就「固定型重音片」分佈狀態看來也是層層重疊。這樣的分佈狀態違反了漸層分佈原則，依語言地理學的「連續性原則」，我們懷疑這樣的分佈狀態可能是人為干擾或非常態的人口移動所造成。

果然如下所述，新排灣村筏灣部落的舊社是在瑪家鄉舊排灣村，平和村比悠瑪（Piuma）部落舊社在泰武鄉泰武村，而這些人口移動是被政府強制遷村的結果。以下試圖還原舊分佈區，重建北排灣的方言區劃，看看排灣語重音類型的分佈是否可以重現比較整齊的秩序。

## 5. 排灣語重音類型的形成與發展

排灣語重音類型的分佈格局如何形成，是語言地理學「形成論」和「發展論」的研究課題。「形成論」要求解釋方言分化的動機及其模式，而「發展論」要求解釋方言分化之後、語言區成形，其分佈空間的變化及其發展的模式。

方言自然的分化、分佈及其發展都有一定的模式，但在個別的情形，每一個語言都有自己的歷史，方言怎麼樣分化、競爭，哪種變體會在競爭場上勝出、擴散、發展，哪種變體會萎縮、消失，這是無法預測的。

如果語言的擴散加上人為的干預(如人口大量流動、語言政策的干擾等),更會打亂語言地理分佈的秩序,可能造成不連續、錯綜複雜的分佈狀態。因此語言地理分佈的發展往往和語言遷徙史發生密切的關係,語言和歷史、地理的跨領域研究可以釐清自然演變和人為干預的分際,對語言地理學的解釋是必不可少的工作。以下我們以這樣的觀點來推論排灣語重音類型的形成與發展的過程。

### 5.1 方言周圈論的解釋及其問題

從整個排灣語共時的重音類型的分佈狀態來看,排灣語重音類型大略形成 a-b-c-b-a 的分佈格局(參見【附圖 3】及【附圖 4】),可以套入「波傳論」的同心圓擴散模式進行分析。依據柳田國男(1930)「方言周圈論」對同心圓型分佈的解釋:「古語在周邊」的理論,推斷排灣語最原始的重音型態是 a 型,後來發展為 b 型,最後發展為 c 型。這是純粹從「波傳論」的觀點進行的推論。

表面上看來,這種解釋似乎相當具有理論效度(theoretical validity)。尤其在解釋由可變型重音衍生為固定型重音的過程(a > b/c),沒有問題。但是如果從語言地理分佈發展史的全程思考,即可發現這樣的解釋是很不自然的。因為如果說古排灣語的重音任意出現,沒有一定規則(a 型),後來規則化,要求重音指派的音節固定化,把重音全部移到末音節(b 型),後來又把大部份重音移回到次末音節(c-1 型),最後發展出遇到次末音節為央元音 ə 時又移位到末音節(c-2 型)。這樣對原初重音在次末音節,後來移動到在末音節,最後又移回到次末音節的大部份詞彙而言,便發生了「回頭演變」(\*a > b > a)的現象!其演變模式如下表所示:

a 型	>	b 型	>	c 型
次末音節	>	末音節	>	次末音節

圖二 回頭演變模式

a 型排灣語次末音節重音的詞特多。這等於大部份的詞都要進行「回頭演變」,也就是原本屬於 a 型,出現在次末音節的重音,演變為 b 型時,大部份的

重音全部移到末音節，再演變為 c 型，又全部移到次末音節。如果對回頭演變的音變動機、音變條件與音變過程沒有適當的解釋，「方言周圈論」的解釋就顯得很不自然，難以接受。

回頭演變不是普通的音變，自然的音變很少發生。何大安（1988: 36-37）最先討論回頭演變的現象，他指出在語言發展的階段中，如果發生  $A > B > A$  的變化（如一類音本來讀成 a，後來變成 b，再後來又變回 a 讀），就可稱為「回頭演變」（retrograde change）。他進一步把「回頭演變」分為兩類：「完全回頭演變」和「部份回頭演變」。假定整個字類的音讀發生這樣的變化： $A^1 > B > A^2$ ，語音上又變回來了，而且字類內容也一樣： $A^1 = A^2$ ，這叫做「完全回頭演變」；另外一種是一個字類分為兩個字類，音也變了，但是後來只有一部分字變回原來的音讀，一部分沒有變回來，比如 A 分化為兩個字類 B 和 C，B 變回原來的 A 音讀，但 C 沒有回頭，這叫做「部分回頭演變」。何大安總結說：「可以有規律分合上的痕跡加以推求的總是部分回頭演變，不是完全回頭演變。」

洪惟仁（2003: 211）從歷史音變分合的趨勢把「回頭演變」分為兩種：「分而復合式」和「合而復分式」，前者是可能發生的，但後者不論是邏輯上或語言自然演變的實際上都不可能發生。<sup>7</sup>

陳淑娟（1995）、簡秀梅（2006）對關廟方言「出歸時」現象（\*tsh > s）的社會方言學研究發現，閩南語〈出〉字頭的 tsh 讀在急速恢復中（s > tsh），老派的 s 讀，到青、少年全部恢復歷史上的 tsh 讀。洪惟仁（2003: 211）把這個現象定性為「回頭演變」。關廟方言從「出歸時」到「出、時分流」屬於「合而復分式」回頭演變。這不是自然的演變，而是方言接觸、方言移借的結果。簡秀梅、洪惟仁（2007）運用社會方言學的調查、統計與分析的方法解析了關廟方言「出」字類「回頭演變」的可能性，證明「合而復分式」回頭演變只有

<sup>7</sup> 這裏需要補充說明一下。以上的討論只限於「音韻演變」（phonological mutation），如果只是「語音變化」（phonetic change），如元音的位移（如 o > ɔ > o），而不牽動音位系統的變化，那樣的「回頭演變」應該是可能的。又所謂「自然演變」指的是非語言接觸或人為控制的語言演變。

在方言接觸 (dialect contact) 下發生整批字音的移借 (borrowing) 下才有可能發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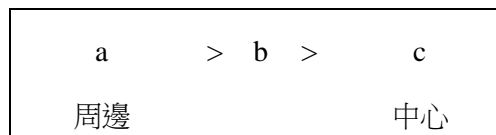
但這個解釋的模式無法運用到排灣語來。因為我們完全沒有證據，證明排灣語大部份的詞重音可以由次末音節 (a 型) 全部變成末音節 (b 型)，最後又移回次末音節 (c 型) 的可能性。

## 5.2 波傳模式與煙火模式

我們不擬推翻「方言周圈論」的解釋，因為這種「波傳模式」理論，在解釋可變型重音發展為固定型重音 (a 型 > b/c 型) 是沒有問題的。但如上所述，「波傳模式」理論無法解釋「回頭演變」的問題。因此以下擬從語言發展史全程的觀點，對「形成論」和「發展論」的理論提出一些補充，對其音變動機、變體競爭與擴散過程的解釋做一些修正。

### 5.2.1 波傳模式

無論是「波傳論」或「方言周圈論」，依據其「形成論」必須假設周邊的 a 型是最古老的形式，而中心的 c 型是最新的形式。因此變體演變和方言分化的時序必然循著由周邊到中心的順序排列：



圖三 波傳模式演變時序圖

我們把這個模式叫做「波傳模式」(wave model)。前述排灣語共時的重音類型成 a-b-c-b-a 的分佈結構正是「波傳模式」的體現。利用這個模式可以推斷中間固定型 (b/c) 重音是新興的重音類型。

南島語的重音大多數不是在末音節，便是次末音節，原始排灣語重音的指派，推斷也是在末音節和次末音節之間自由變異 (但大部份是在次末音節)，謂之「可變型重音」(variable stress)。現代排灣語的 a 型重音應該是延襲古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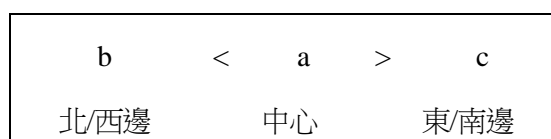
唯 Butsul 區的北部發生了一個音變的動機，要求重音的指派必須有一個固定在某一個音節，我們把這個音變的潮流叫做「重音固定化運動」。根據「波傳模式」及「方言周圈論」，我們承認固定型是新興的重音類型。

問題在於 b 型和 c 型是同時產生，還是有先後順序？如前所述，依據「波傳模式」必須推斷位在中心位置的 c 型是最新的形式。

如上所述「固定型重音片」內 c 型還包孕著 b 型，那麼整個排灣語重音類型變成 a-b-c-b-c-b-a 的分佈格局。如依「方言周圈論」，那麼最中間的 b 型是最新興的變體，這個變體又出現在 a 的外圈，若是不是意味著，排灣語方言曾經由 a 型變成 b 型，然後又變成 a 型，最後在中間的佳平、武潭又變回 b 型。自然的語言的重音可能這樣在次末音節和末音節之間不斷地移動、變來變去嗎？幾乎是不可想像的事。因此我們認為波傳模式無法推斷 b 型和 c 型之間哪一種是由哪一種演變的過程。我們不得不另求解決途徑。

### 5.2.2 煙火模式

我們認為「波傳模式」可以作為方言分化的一種模式，但新方言的產生絕對不只有這個模式，更多的情形是由中心向周邊擴散時，不同的方向產生不同的創新形式，分化為不同類型的方言。我把這個模式叫做「煙火模式」(firework model)，取義於放煙火時，往往輻射出不同顏色的火花。在這個模式下，a 方言向不同方向分化為 b 或 c 方言，新方言產生的時間沒有前後的順序，不同的方向可能同時或分別進行不同的創新。圖示如下：



圖四 煙火模式演變時序圖

「波傳模式」只能預測中央是「新語」，「煙火模式」的新語可能在中央，也可以在周邊，從哪裏發芽無法預測，但不一定非得在中央不可。



閩南語分化為泉、漳、潮等方言、客語分化為福建客語、廣東客語，廣東客語再分為梅州客語（四縣腔）、海陸客語……等方言，都屬於「煙火模式」的產品。至於其「古語」（a型語）在哪裏？可能已經死亡，可能有繼承者。

我們把一種音變的動機所產生的音變潮流看成是一種「運動」(movement)。一個運動區可能同時接受一種「運動」而開始發生音變，但在一個運動區內不是所有的小區都採取同樣的音變方向。

如果運動區內在中央位置產生了一個新方言，這是「波傳模式」的發展。各個小區採取不同的策略，因而發生不同方向的音變（ $a > b$  或  $a > c$ ），不論這些新方言出生於中間或周邊，就只能是「煙火式」的發展模式。「煙火模式」新舊語的分佈結構可能是  $c-a-b$ ，當然  $c-a-b$  的排列不一定是一直線，可能成三角鼎立（如排灣語三個方言）；但也可能兩個新語同時出生在中間，周邊方言保存舊語，構成  $a-b/c-a$  的排列。排灣語的重音模式，從大格局來看，就是兩個新語同時誕生在中間的模式。

「波傳式」，依其理論，只能解釋「單胞胎」的新方言，並且這個新方言只能誕生在舊方言的中間位置。「煙火模式」的新方言可能是「單胞胎」，也可能「雙胞胎」、甚至可能是「多胞胎」，並且誕生的位置不一定在中間。看來「煙火模式」理論的概括性比較廣，他可以涵蓋「波傳模式」，但「波傳模式」理論不能涵蓋「煙火模式」。

由排灣語重音類型的發展看來，「固定型」重音是在舊語的中間發芽、發展，並且是「雙胞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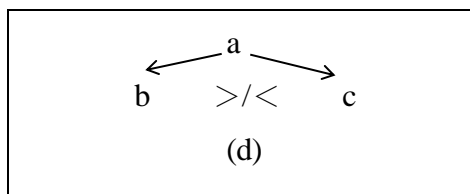
以排灣語整體的方言分化的模式而論，如下所述，「高地方言」是最保守的方言，它是「舊語」的繼承者，其位置大抵在排灣語核心方言區的中部高山位置，而北部方言和南部方言兩個新方言在周邊的山下（參見【附圖 4】）。從這個例子來看，中央的是「舊語」，而周邊是「新語」，把中間的「高地方言」稱為「中部方言」也無妨。李佩容（Lee 2011: 18）即把本文的「高地方言」稱為「中部方言」。

不論重音模式的新生或整體新方言的分化，兩者都是「雙胞胎」，「雙胞胎」不論其誕生的位置在中間或周邊，只能用「煙火式」理論來解釋。

討論到這裏，還是在語言地理學「生成論」的範疇內，接著我們要討論方言分化之後如何「發展」。

### 5.2.3 分化方言的競爭與融合

方言進行煙火式分化之後，複數的新語（新方言之間或新方言變體）之間如何發展呢？所有的語言或方言只要有接觸，總是會互動的。複數的新語之間如果有機會進行橫向接觸，也無可避免地會互相競爭、爭奪地盤或互相影響、互相融合，從而扭曲了方言分化初期的分佈結構。分化方言的競爭模式圖示如下：



圖五 分化方言的競爭與融合模式圖

這個模式顯示 b 和 c 同樣是由 a 分化出來的兩種新方言，但分化之後的新方言之間發生橫向接觸，產生互動。其結局，理論上有四種可能：

- (1)  $b > c$  演變：原本的 b 方言因為競爭失敗，轉移變成 c 方言。
- (2)  $c > b$  演變：原本的 c 方言因為競爭失敗，轉移變成 b 方言。
- (3) 產生新方言 d：b 方言和 c 方言互相融合，產生混合型的 d 方言。
- (4) 古老的 a 方言：可能繼續傳承下去（但必然有新的發展），也可能轉移為 b、c 甚或 d 方言而消失，也可能與其中一個方言互動，產生另一個新方言。

這些可能性在台灣都可以找到例子。結局（1）、（2）是一種語言轉移（language shift）現象，大部份出現在不同語言之間，如「鶴佬客」、「平埔族」

的語言消失，同語言之間大部份出現在方言區交界地帶，比較日治時代的台灣祖籍統計及地圖便知，當時的漳泉分界和現在並不符合（詳參洪惟仁 2014），不符合的原因之一是漳州人改說泉腔方言，泉州人改說漳腔方言，這就是結局（1）或（2）。閩南語分化出漳、泉方言，在台灣競爭的結果產生了「新漳腔」、「新泉腔」，「混合腔」或「普通腔」（結局 3），只有「泉山腔」（安溪腔）比較保守，老派仍保存相當古老的泉山腔（結局 4），但新派因為和周邊的方言互動，急速變成新泉腔或甚至變成漳腔（結局 4）（詳參洪惟仁 2004）；粵東客語分化出四縣、海陸等方言，而四縣、海陸在台灣競爭的結果產生了所謂的「四海話」（結局 3）（鄧盛有 2000）；大埔話可能是客語祖語直系的繼承方言（結局 4）保存最古老的客語聲母和介音；賽德克語 *Toda* 方言東遷到花蓮後受到太魯閣方言影響，發展為混合型的 *Tawsay*（陶賽）方言（參 Lee 2012）（結局 3），都屬於這個模式。

排灣語最古老的是「高地方言」，高地方言分化為南、北方言，但高地方言仍然繼續存在，但受到周邊方言影響其本身也分化為南、北高地方言（結局 4，詳本文第七節「餘論」）。

#### 5.2.4 排灣語重音的發展過程

根據以上的理論模式，排灣語重音類型發展的全程可以做如下的推斷。

一、第一階段：我們推斷原始排灣語屬於「可變型重音」，重音可以在次末音節和末音節之間任意出現，沒有一定規則（a 型）。

二、第二階段：後來在北排灣片 *Butsul* 區的北端開始發生了「重音固定化運動」，產生了固定型重音。「波傳模式」可以預測中間的固定型重音是新生的規則。問題是固定型重音不是只有一種，而是有三種，重音規則化的重音到底要指派給末音節（b 型）或次末音節（c 型），不是「波傳模式」可以預測的。

我們認為北排灣重音類型的新生屬於「煙火模式」。我們假設，第二階段「重音固定化運動」的初期就有兩個音變方向在競爭，運動區的西部及南北周邊（三地門鄉南部的達來村、三地村，泰武鄉萬安村、佳平村、武潭村，來義鄉義林

村大後)傾向於採取**b**型；東部(瑪家鄉舊排灣村、瑪家村，泰武鄉泰武村、佳興村)傾向於採取**c-1**型，後來**c-1**型紛紛發展為**c-2**型，至今只有佳興一個方言點保存**c-1**型。

以現在的分佈看，西部**b**型的中段被瑪家鄉切斷，現在瑪家鄉全部屬於**c**型，南北兩端的**b**型失去連續性。但如前所述，我們無法推論中間被包圍的**c**型是由包圍的**b**型發展出來的。

根據語言地理學的連續性原則及發展論的一般原理(洪惟仁 2015)，我們推論在第二階段時，瑪家鄉西部各村尚屬**b**型，其分佈具有連續性。此時**c**型與**b**型各佔地盤，東西對峙。兩種重音類型與南、北**a**型重音各自形成**a-b-a**或**a-c-a**的排列。中間的**b**型或**c**型是分別插入的新變體，這就是所謂的「煙火模式」。

我們無法考證**b**型或**c**型哪一個先從**a**型分化出來，但可以肯定**b**型或**c**型的產生沒有時間先後或血緣關係。但可以推斷**c-1**型先產生，再發展出**c-2**型(參本文4.2.2節)。

三、第三階段：東部的**c**型向西擴張地盤，西部的**b**型在瑪家鄉西部各村陷落，發生**b > c**演變。**a**型對**b**型地盤形成「插入型」的發展，**b**型重音被攬腰切斷，成不連續性分佈，因而構成排灣語重音類型**a-b-c-b-a**的分佈格局。依本研究的解釋，這個分佈狀態不是「波傳模式」演變的自然結果，而是**c**型向**b**型區擴張的結果。擴張的原因推斷是**b > c**的變體競爭結果，部份原因可以確定是**c**型隨移民西遷的結果，其發展過程在下節中推論。

### 5.3 排灣語方言區的重建

前文假設第二階段**b**型和**c**型東西對峙，形成割據局面；到第三階段東部的**c**型向西擴張，插入**b**型地盤，令其失去連續性。這必須有歷史學和語言地理學的證據。

**c**型向西擴張可能有兩個發展過程。第一是變體的競爭，**c**型變體發揮了競爭力向西擴張；第二是高地方言部落向低地遷村。第一個過程屬於語言地理學

的推論，留後面說明；第二個過程是近期發生的事件，有明確的歷史文獻根據。我們根據文獻把近代排灣族由深山地帶下遷以前的方言分佈區重建起來，才看得清排灣語重音類型競爭的歷史。

### 5.3.1 高地方言部落向低地遷村

1930年代直到戰後，原住民部落被迫或被勸誘由深山地帶集體遷村到淺山地帶。大量的集體遷村往往改變了方言、甚至語言的地理分佈，長距離的遷徙有時攪亂了方言連續性分佈格局。排灣語高地方言部落被遷村就是顯著的例子。

原住民部落被遷村的契機是 1931 年霧社事件，同年臺灣總督府發佈新的「理蕃政策大綱」，開始大量將深山中的原住民部落集團遷徙到淺山地帶。1930年代被遷村的主要是布農族與泛泰雅族（含賽德克）（參葉高華 2016b），排灣族與魯凱族雖然 1934 年已經開始，到了 1940 年代才積極遷村。旋因大戰而中止。戰後，國民黨政府仍延續原住民下遷政策。排灣族與魯凱族的遷村大多是在戰後完成的（參葉高華 2017）。

日治時期總督府的遷村都有詳細紀錄，國民政府往往疏於記載。戰前移川子之藏、宮本延人、馬淵東一合著《臺灣高砂族系統所屬の研究》（1935）、《高砂族授產年報》（1942）、〈高雄州高砂族第二次集團移住計畫書〉（手稿）等史料及戰後衛惠林與王人英《臺灣土著各族近年人口增加與聚落移動調查報告》（1966）、趙川明〈臺東原住民部落遷移初探 1896-1960〉（1999）等，葉高華（2017）根據這些文獻，重建排灣族部落遷徙史，按不同年代分別繪製了九張魯凱族與排灣族的部落遷徙地圖。本文【附圖 4】「排灣語區北部重音類型分佈圖（歷史重建）」即根據其整理的史料及地圖重繪。

1930 年代以後被遷的部落，有些保存原部落的方言特色，遷徙到其他的方言區之中，可能攪亂了原來的方言分佈狀態。但有些部落受到遷入地方言影響，改變原來的方言屬性，融入當地方言。分述如下：

### (1) 遷徙後仍保存原鄉方言屬性

舊社在瑪家鄉深山舊排灣村的「北高地方言」1946-2000 年間比悠瑪遷到平和，筏灣 (Paiwan) 遷到瑪家鄉新排灣村，現在基本上仍保存「北高地方言」(但吸收了一些北部方言成份，逐漸向北部方言靠攏)，保存 c 型重音。

「泰武腔北部方言」瑪家部落於 1931-1938 年間遷到瑪家鄉若葉村若葉部落的，保存 c 型重音；三地門鄉達來村馬兒 (Valjelu) 1946-2000 年間遷到三地門鄉馬兒村，仍保存泰武腔北部方言，保存 b 型重音。

### (2) 遷徙後改變方言屬性融入遷入地方言

「北高地方言」高燕 (Padain)、筏灣 (Su-Paiwan)、射鹿 (Calisi) 1931-1938 年間遷徙到瑪家鄉若葉村若葉部落的，方言屬性已經變成泰武腔北部方言，但仍保存 c 型重音。

由【附圖 4】可見，「北高地方言」現居淺山地帶的筏灣部落、高燕、射鹿的舊社在瑪家鄉深山的舊排灣村，平和的比悠瑪的舊社在泰武鄉泰武村深山中。現在瑪家鄉深山的舊排灣村和泰武鄉泰武村舊社已成空村。如果我們回溯到 1930 年以前，這兩個相連的村，加上和佳興村 (詳下) 正好可以重建為「北高地方言片」。

根據我們重建繪製成的【附圖 4】，其主題只限於西排灣區北部 (包括北排灣片和中排灣片)，本區是排灣語的「核心方言區」。排灣語主要的大方言均分佈於本區，其他的地區包括南排灣片和東排灣片的方言皆是由本區擴散出去的。

地圖顯示瑪家鄉舊排灣村和泰武鄉泰武村屬於高地方言，其相鄰泰武鄉佳興村的重音屬於 c-1 型，如上文所述，c-1 型是 c 型的原型，因此我們把佳興村歸入「北高地方言片」。這樣一來，北高地方言區和古樓的「南高地方言片」就取得了連續性，成為大片的「高地方言區」。

從共時的地圖 (【附圖 1】及【附圖 2】) 看來，高地方言散落在排灣語區西部邊緣的山腳，如 A7.1.4 「新排灣村筏灣腔高地方言小片」和 A7.1.5 「平和比

悠瑪高地方言小片」、A7.2.1「來義古樓腔高地方言小片」，不相連續，分佈雜亂，看不出是「高地方言」。現在我們把「高地方言區」重建起來，原本的方言格局就很整齊、很清楚了。經過我們重建的結果，高地方言的保守性終於可以得到解釋。原來高地方言是因為自古與世隔絕，所以至今仍然能夠保存排灣語古老的風貌。

### 5.3.2 方言重整與 c 型重音向西擴散

【附圖 4】是作者根據葉高華（2017）所整理的北部排灣族部落的遷徙。地圖上除了還原 1931 以前的方言區劃，同時標示著部落遷徙時間，但只標示影響方言區劃或方言分佈的、比較長距離的遷徙，不影響方言區劃的短距離遷徙暫時從略。

地圖採取最保守的區劃，暫時只把瑪家鄉舊排灣村、泰武鄉泰武村和佳興村劃為「北高地方言區」。瑪家村是根據現在的方言特徵歸類為「北部方言」，不過從下述的分析可以推斷歷史上瑪家村本屬「高地方言」。

#### （1）重音類型與方言類型分佈的參差

【附圖 4】顯示，重建的排灣核心方言區的東部是「高地方言」的分佈區，西部是北部方言和南部方言的分佈區，形成東西對峙的局面。由重音類型分佈中可見，東部「北高地方言」的分佈區全部屬於 c 型重音區，但 c 型重音其實大大地超出了「北高地方言」區而延伸到「北部方言」區。這怎麼去理解它？

在回答這個問題以前，我想先澄清地理語言學的方言「分類」與「分區」的性質可能有被誤解之處：

a. 主觀性：方言的分類與分區是人為的、機械的、假設性的，由研究者根據其設定的少數幾個方言區別性特徵作為基準主觀認定。但這不是絕對的、不

可修正的。不同的研究者，或者同一作者修正了方言分類標準，都可能改變方言區劃的面貌。<sup>8</sup>

b. 層次性：方言變異無窮多，有地理變異、有社會變異，有詞彙擴散、結構擴散，因此每一個詞彙都有自己的歷史，這是古典地理方言學的共識。語言學家面對龐雜的方言變異，只能根據少數的主要特徵，進行大分類，再加上幾個次要特徵進行次分類，構成層次性的方言分類與分區。方言的大分類與分區都只是大體的、概略的。在分類特徵以外的變體分佈地圖的等語線，不必然和我們所繪製的方言區界重疊。因此決不能把語言學家所畫的方言區界視為非黑即白的界線，以為在同一個方言區內，所有的方言都一致，而沒有差異。

c. 可變性：語言的本質就是「變」，不論其原因是自然演變或接觸變化，語言形式與語言地盤是變動不居的。因此方言的分類與分區也是隨時推移、與時俱進的，沒有永遠不變的分類與分區。

d. 自主性：方言界線只是一種理論的、理想的界線，不能涵蓋所有的方言變體分佈。任何方言特徵、方言變異的傳播都是自主的，不受行政區界、方言區界、族群區界限制。就本研究區而言，東區有些部落可能具有西區的方言特徵，而西區有些部落可能具有東區的方言特徵。譬如如【附圖 4】所示，Raval 區絕大部份都講 a 型重音，但馬兒屬 b 型重音，此乃移民的結果；緊鄰的 Butsul [Vuculj] 區北部大部份是 b 型重音，但 Butsul 系統的伊拉 (Idra) 部落卻講 a 型重音，推斷這是接觸變化的結果。

由此可見，以下討論的 b、c-2 兩個重音類型在北排灣片南部 (瑪家鄉、泰武鄉) 的界線，和我們所重建的「高地方言區」與「北部方言區」的界線並未疊合；「高地方言區」南端的佳興方言出現了 c-1 型重音，而「北部方言區」在瑪家鄉部份全部屬於 c 型重音。這其實是地理方言分佈的自然現象。

---

<sup>8</sup> 譬如前文第一節所述各家的分類不同，都是因為所設定的分類基準不同所致。本研究的大方言分類是以四個變項作為方言區別性特徵，並沒有把重音類型作為分類基準。假設重音類型被當成主要區別性特徵，整個方言分區就會不同。



## (2) 佳興方言的歸類問題

北部方言、南部方言和我們重建的南、北高地方言的交界點，有兩個部落，一是泰武鄉佳興村佳興部落 (Puljetji)，一是來義鄉義林村大後部落 (Tjua'au)。這兩個部落的方言雖然被我們歸類為北部方言，但和其他的方言都不太一樣，具有混雜方言或過渡方言的性質，歸類有一點困難。其方言特徵有：

a. 就(tj/dj)變項而言，佳興和大後唸成舌面塞音，同於北部方言和北高地方言，異於南部方言（據鄭仲樞 2016: 102），但無法根據這個特徵定性其為北部方言或北高地方言。

b. 就(q)變項而言，佳興和大後唸成喉擦音[ʕ]，和北部方言（\*q > ?）和高地方言及大部份的南部方言（保守q不變）都不同，相當獨特。[ʕ]是南部方言和北部方言的跨方言區域特徵，南部方言的來義鄉的來義、丹林、義林等部落也有這個特色（據鄭仲樞2016: 105-106）。所以這個特色無法為佳興和大後的方言定性。

c. 就重音類型而言，大後屬於「末音節型重音」(b型)，和北部方言南片相同，和高地方言、南部方言都不同；佳興屬於「次末音節型重音」(c-1型)，是排灣語唯一的c-1型重音，和任何方言都不同。高地方言屬於「音質敏感型重音」(c-2型)（據鄭仲樞 2016: 130-132）。推論c-2型是由c-1型發展出來的，因為c-1型只要加上「重音不可出現在次末音節的ə元音上」的限制就變成c-2型了。所以兩者可以合併為「c型」。

由上述三個變項來看，大後有兩項同於北部方言（a、c），把它共時地歸入「北部方言」比較合理。但佳興的歸類比較尷尬。雖然我們根據喉擦音\*q > ʕ歸同\*q > ?類（b），機械地把佳興歸入「北部方言」。<sup>9</sup>但事實上(tj/dj)變項（a）無法為佳興方言定性為北高地方言或北部方言。

<sup>9</sup> 與之相同命運的還有泰武部落，泰武本屬高地方言，至今保存c-2型（見【附圖4】），但因為接受北部方言的特徵（\*q > ?）而被歸類為北部方言。

如上所論，c-1型認定為c-2型的原型，而高地方言全部屬於c-2型；加上\*q > ʕ可以看成是\*q > ʔ的過渡，也無法為佳興方言定性為北高地方言或北部方言，但如從音變而未脫落的觀點，佳興比較接近高地方言，可見佳興和高地方言的親緣關係更接近。因此我們認為佳興本來是高地方言，只因為下遷之後和北部方言頻繁接觸而發生了變異（如\*q > ʕ），但在重音類型上卻保守著c-1型（c型的原型），它的音韻特徵更加接近高地方言，歸入「北高地方言」較合理。

從語言連續性來看，如果把佳興歸類為高地方言，佳興就變成一個關節方言，還原 1930 年代北部排灣族部落的分佈狀態，佳興就像膝蓋骨或樞軸(pivot)一樣，把北高地方言和南高地方言連接成為完整的「高地方言片」(【附圖 4】)；如果把佳興歸類為北部方言，佳興就變成插入高地方言區、切斷北高地方言和南高地方言的連續性。

基於「連續性原則」及 1930 年以後的遷徙史實，我們把佳興還原為「北高地方言」，從而將北高地方言和南高地方言連起來，重建成一個完整的「高地方言片」。

在這樣的區劃之下，我們可以肯定的說，c 型重音是東邊「北高地方言」的共同特徵。接著，我們要解釋西邊「北部方言區」a、b、c 重音類型錯雜分佈的情形是如何形成與發展的。

### (3) 瑪家鄉 c 型重音的擴散問題

上節(1)推斷排灣語區北部，a 型重音和其他各種重音類型(b、c-1、c-2型)的分界線其實就是 Raval 區和 Butsul 區的分界線。意即，「北排灣方言片」所發生的「重音固定化運動」只發生在 Butsul 區北端，絲毫沒有波及到 Raval 區，也沒有波及到南部方言區。這樣一來，我們要解釋的就剩下 Butsul 區北端為何會形成 a-b-c-b-a 的分佈格局了。

如【附圖 3】所示，Butsul 區北端的北部方言中，講 b 型重音的有北邊三地門鄉三地村、達來村（包括未北遷的馬兒）和南邊的萬安、佳平、武潭、大後。南、北兩邊的 b 型重音區缺少連續性。根據語言地理分佈的「連續性原則」

推斷南、北邊的 b 型重音區本來應該是連接著的。為什麼會發生斷裂？下面就其發展過程，做兩個假設：

假設一：瑪家鄉西邊的北部方言，本來都講 b 型重音，後來受到東邊舊排灣村高地方言的影響，包括瑪家、白露、佳義都發生 b > c 型演變，c 型向西擴張，切斷了 b 型重音區的連續性。

假設二：瑪家鄉西邊的北部方言只有淺山的佳義屬於 b 型重音，它是連結南北兩片 b 型重音的關節方言。深山的瑪家、白露都屬於 c 型重音，和高地方言一樣。在這個時期，b 型重音的南、北兩片是連續的，但因為上述深山部落下遷的原因，佳義被北邊的涼山（若葉）和南邊的筏灣包圍，因此發生了 b 型 > c 型音變，造成現在瑪家鄉所有的部落都講 c 型重音。

假設一比較勉強，因為如果瑪家鄉只有排灣村講 c 型重音，一個村要影響所有的村是比較困難的。假設二假設深山的瑪家、白露原本就屬於 c 型重音，從地緣關係看來是比較合理的。我們甚至可以進一步假設這兩個深山部落和泰武、佳興一樣，本來就是北高地方言。它們現在缺 \*q 是晚近才發生的音變，但因為共時的特徵被歸入北部方言。

無論假設一或二，都必須接受上述（5.1 節）有關「回頭演變」的質疑。為什麼瑪家鄉西部原來重音都已經變成放在末音節（a 型 > b 型），後來發生重音類型改變（b 型 > c 型），有一大部份的字重音都重新回歸次末音節？

如果我們採用假設二，那麼問題就比較單純，因為根據假設二瑪家鄉西邊只有佳義屬於 b 型重音，它在近代被 c 型重音包圍，變成 c 型重音，這是方言接觸、方言移借的結果，和關廟方言「出」字類的「回頭演變」（\*tsh > s > tsh）（簡秀梅、洪惟仁 2007）完全一樣（參 5.1 節），這樣的音變是可能的。

我們如果參考了上節（2）「北高地方言」高燕、筏灣、射鹿 1931-1938 年間遷徙到瑪家鄉若葉村若葉部落的，方言屬性已經變成泰武腔北部方言，但仍保存 c 型重音的現象，就更相信北部方言的佳義和下遷的三個北高地方言融合的過程。一方面三個北高地方言接受了北部方言 \*q > ʔ 的特色，而佳義等北部方言又接受了北高地方言的 c-2 型重音，等於兩個地區的方言是交換語言區別性特徵，

而發生方言融合。特徵交換本來是混合方言的普遍現象，如閩南語泉腔方言吸收了漳腔，漳腔方言吸收了泉腔，台灣閩南語的「漳泉濫」就是特徵交換的結果。

再者，如果相信瑪家、白露原屬於北高地方言的假設，那麼它所以被歸類到北部方言也是因為\**q > ?*特徵向東擴散的結果了。

因此我們傾向於採取假設二，認為佳義原本屬於 **b** 型，因為語言接觸影響，變成 **c-1** 型。這等於 **c-1** 型向西擴散，切斷 **b** 型分佈區的連續性，造成排灣語重音類型形成 **a-b-c-b-a** 的分佈格局。

## 6. 結論

排灣語重音類型可以大別為兩種：「可變型重音」(variable stress) (**a** 型) 和「固定型重音」(fixed stress)。後者依重音出現的音節可以細分為三種：「末音節型重音」(**b** 型)、「次末音節型重音」(**c-1** 型) 和「音質敏感型重音」(**c-2** 型)。**c-2** 是由 **c-1** 衍生的新類型，兩者可以合稱為 **c** 型。

根據鄭仲樺 (2016: 132)，**a** 型最普遍，推斷是排灣語原始的重音類型。「固定型重音區」的北界，正好和 **Raval** 區和 **Butsul** 區的分界線重疊，南界和南、北部方言的界線重疊，換言之，新型的固定重音分佈在 **Butsul** 區的北端。

從共時的地理分佈格局來看，整個西排灣的重音類型正好形成 **a-b-c-b-a** 的分佈結構，可以套入「波傳論」的模式進行分析。依據柳田國男 (1930)「方言周圈論」對周圈型分佈的解釋：「古語在周邊」，推斷排灣語最原始的重音型態是 **a** 型，後來發展為 **b** 型，最後發展為 **c** 型。

不過這樣套用理論，將發生解釋上的困難。為何大部份的詞會發生「回頭演變」！回頭演變不是普通的音變，如果音變的動機與過程沒有合理的解釋，「方言周圈論」的解釋就顯得很不自然，難以接受。

本文站在方言競爭史或方言地理發展史的立場，提出方言分化有兩種模式：「波傳模式」(wave model) 和「煙火模式」(firework model)，並提出「分化方言的競爭與融合模式」，以此三個模式解釋排灣語重音的發展過程。

本文針對排灣語重音類型的分化提出「重音固定化運動」，即由原始排灣語「可變型重音」分化出「固定型重音」，就固定型重音的誕生而言，說是「波傳模式」尚有可說，但「固定型重音」初生即發生「煙火模式」的分化，煙火式所產生的新方言都是雙胞胎，而「波傳模式」只能生單胞胎，因此排灣語的「固定型重音」只能用煙火式解釋。b 型或 c 型是同胞關係，不是母子關係。唯一具有母子關係的是 c-1 型和 c-2 型，我們推斷 c-1 型先誕生，再發展出 c-2 型。

我們根據排灣族的部落遷徙史記載，重建 1930 年代以前的排灣語方言區劃，並繪製成【附圖 4】。推斷原始排灣語屬於「自由重音」(a 型)(第一階段)，後來在 Butsul 區的北端發生了「重音固定化運動」，同時分化為 b 型和 c 型兩種類型(第二階段)。最後進入第三階段，c 型向西擴張，切斷了 b 型的連續，因而形成整個排灣語重音類型 a-b-c-b-a 的分佈格局。

本文提出「重音固定化運動」以解釋「可變型重音」(a 型)分化成「固定型重音」(b 型和 c 型)的動機，這部份屬於「形成論」的論證。本文提出「波傳模式」和「煙火模式」兩種分化模式，這是銜接「形成論」和「發展論」的論證。

本文討論 Butsul 區北部新生的「固定型重音」採取「煙火模式」由 a 型分化為 b 型與 c 型，同時發生了 b 型和 c 型的競爭，最後發展為現在的分佈狀態，這部份屬於「發展論」的論證。

## 7. 餘論

本文不只是歷史比較語言學的論證，重點在地理方言學或方言地理學的論證，語言地理分佈的解釋不能只靠語言學的證據，必須參照人文地理及人口遷

移史的證據，因此必須進行語言學、地理學、歷史學乃至文化人類學的跨領域研究。

高地方言區的重建不只是歷史語言學和地理語言學的推論，而是有歷史傳說依據的。我們重建的舊高地方言區就在太武山下，而太武山正是 **Butsul** 系排灣族傳說中的排灣族發祥地（詳參移川子之藏等 1935: 274）。

高地方言現在是個萎縮性的保守老排灣方言。但高地方言長期與世隔絕，保存著古排灣語音系，其他方言則紛紛產生創新的變化。推論北部方言和南部方言都是由一個古排灣語祖語分化出來的新方言，這個分化過程正是「煙火模式」的體現。套入 5.2 節(2)「煙火模式」的發展模式，古排灣語祖語相當於 **a**，其後裔是現在的高地方言，而低地的兩個新方言，北部方言和南部方言，就是分化的 **b**、**c** 方言。

古排灣語祖語並未消失，高地方言就是它的直接傳承者。新生的兩個方言分化之後紛紛擴張地盤，和高地方言鼎足而三，互相競爭。1930 年代以後，北排灣高地方言被集團遷村，其原始地盤完全消失，散落到北部方言和南部方言的地盤，成為島群式分佈。現在高地方言分佈零散，被其他方言各個包圍，地盤逐漸萎縮，可以預期，北排灣的高地方言將被周圍的方言所同化。

但高地方言不會消失，如【附圖 1】所示，高地方言早已經擴散到南排灣和東排灣建立了許多新的高地方言小片。

這是另外一個更大的排灣語地理語言發展史的研究課題，有待更細緻的考證與論證。語言史的重建必須符合歷史語言學重建的可能性，也必須和移民史、方言競爭史的實際互相印證，進行跨領域研究。本文期待開創排灣語方言學、乃至其他的南島語方言學、漢語方言學一個新的研究方向。

## 引用文獻

- Chen, Chun-Mei. 2009. The phonetics of Paiwan word-level prosody.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10.3: 593-625.
- Ferrell, Raleigh. 1982. *Paiwan Dictionary*. Pacific Linguistics, Series C-73. Canberra: Research School of Pacific Studies,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 Lee, Amy Pei-jung. 2011.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Paiwan Dialects in Taitung Area. NSC project report. 〈臺東縣排灣族方言調查與比較研究〉。國立東華大學休假研究成果報告(NSC99-2420-H259-002-2R)
- \_\_\_\_\_. 2012. Contact-induced sub-dialects in Toda Seediq. In *Language Change in Austronesian Languages: Papers from 12-ICAL, Vol. 3.*, ed. by Malcolm Ross & I Wayan Arka, 93-107. Canberra: Asia-Pacific Linguistics.
- Yeh, Shih-chi Stella. 2011. *Issues in Paiwan Phonology*. Doctoral dissertation, Hsinchu: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 \_\_\_\_\_. 2016. Positional weight and quantity-sensitivity in some Paiwan dialect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Japan Society for Language Sciences 18<sup>th</sup>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Japan: University of Tokyo.
- 小川尚義、淺井惠倫. 1935. 《原語による臺灣高砂族傳說集》。臺北帝國大學言語研究室調查。東京：刀江書院。附錄「臺灣高砂族言語分佈圖」。
- 何大安. 1977. 〈排灣語丹路方言的音韻系統〉。《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48. 4: 595-618。
- \_\_\_\_\_. 1978. 〈五種排灣方言的初步比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49.4:565-681。
- \_\_\_\_\_. 1988. 《規律與方向：變遷中的音韻結構》。台北市：中央研究院史語所。
- 柳田國男. 1930. 《蝸牛考》。東京市：刀江書院。1943 東京市：創元社修訂再版。

- 洪惟仁. 2003.《音變的動機與方向：漳泉競爭與臺灣普通腔的形成》。新竹市：國立清華大學博士論文。
- \_\_\_\_\_. 2004.〈變化中的汐止音：一個臺灣社會方言學的個案研究〉。《聲韻論叢》13: 219-250。
- \_\_\_\_\_. 2014.〈族群地圖與語言地圖的史實鑑定：從小川地圖（1907）說起〉。《臺灣語文研究》8. 2: 1-34。
- \_\_\_\_\_. 2015.〈語言分佈發展的擴散論與類型論〉。《語言暨語學》16. 5: 639-660。
- \_\_\_\_\_. 2018（預定）。《台灣語言地圖集》。前衛出版社。
- 移川子之藏、宮本延人、馬淵東一. 1935.《臺灣高砂族系統所屬の研究》。臺北帝國大學土俗人種研究室調查。東京市：刀江書局出版。1996，臺北：南天書局影印二刷。
- 陳淑娟. 1995.《關廟方言「出歸時」的研究》。台北市：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軼名. 軼年.〈高雄州高砂族第二次集團移住計畫書〉。《日據政府高砂族集團移住卷宗》，未刊稿。台北市：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圖書館特藏寶藏。
- 葉高華. 2013.〈日本時代集團移住對原住民社會網絡的影響：新高郡的案例〉。《臺灣文獻》64.1: 107-128。
- \_\_\_\_\_. 2016a.〈從原住民族分布圖談起〉。《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17.4: 19-26。
- \_\_\_\_\_. 2016b.〈分而治之：1931-1945年布農族與泛泰雅族群的社會網絡與集團移住〉。《臺灣史研究》23. 4: 123-172。
- \_\_\_\_\_. 2017.〈從山地到山腳：排灣族與魯凱族的社會網絡與集體遷村〉。《臺灣史研究》24.1: 125-170。
- 趙川明. 1999.〈臺東原住民部落遷移初探 1896-1960〉，收入鄧憲卿編《臺灣族群變遷研討會論文集》，37-51。南投縣：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 鄭仲樺. 2016.《排灣語方言研究》。北京市：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博士論文。



- 鄧盛有. 2000. 《臺灣四海話研究》。新竹市：國立新竹師範學院臺灣語言與語文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 簡秀梅. 2006. 《關廟方言區「出歸時」字類回頭演變之地理與社會方言學研究》。高雄市：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臺灣語言及教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簡秀梅、洪惟仁. 2007, 〈關廟方言區「出歸時」回頭演變之社會方言學研究〉, 載王旭、徐富美主編《社會語言學與功能語法論文集》, 45-66。台北市：文鶴出版公司。
-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 1942. 《高砂族授產年報・昭和十六年版》。台北市：臺灣總督府警務局。
- 衛惠林、王人英. 1966. 《臺灣土著各族近年人口增加與聚落移動調查報告》。台北市：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考古人類學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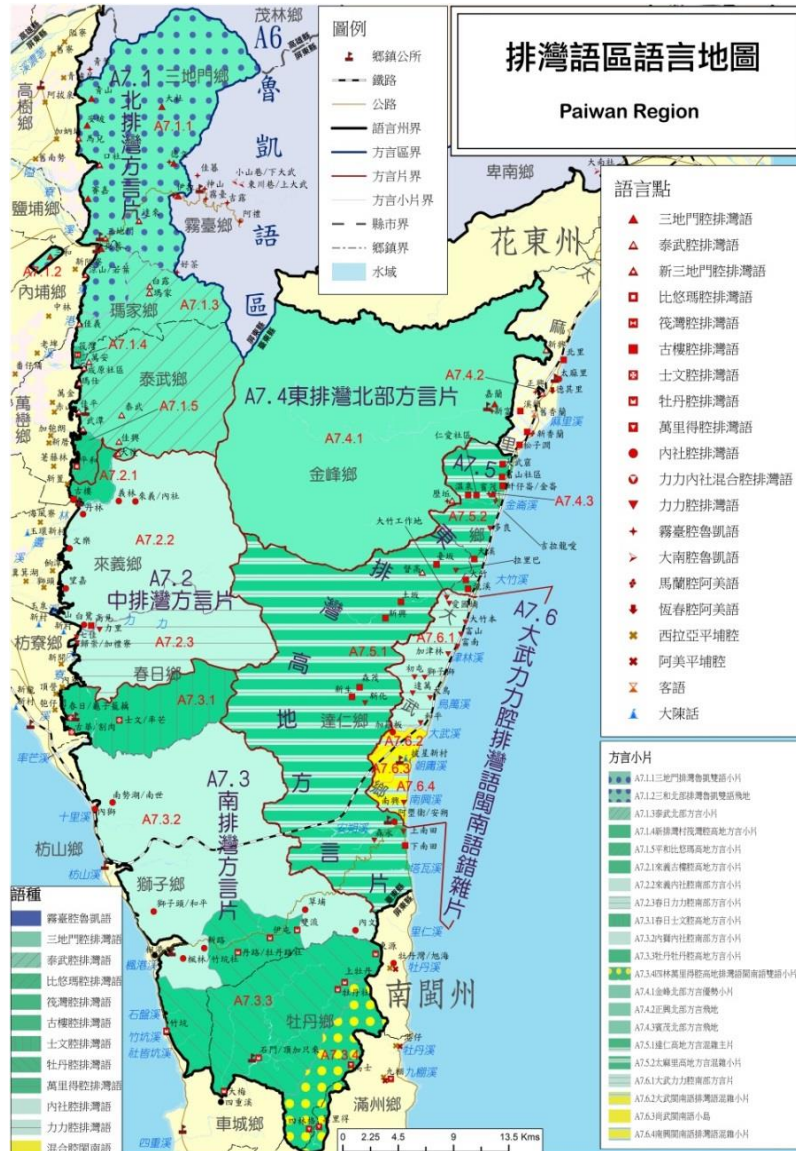
---

洪惟仁

台中教育大學退休教授

anguijin@gmail.com

【附圖 1】排灣語區語言地圖



資料來源：洪惟仁《台灣語言地圖集》(2018)

【附圖 2】排灣語區北部語言地圖



資料來源：洪惟仁《台灣語言地圖集》(手稿，出版中)。本區涵蓋範圍又稱「北排灣」，相當於排灣語的「核心方言區」。不同色塊代表不同方言，次方言加線標示。地圖顯示高地方言在北部方言和南部方言之間，但卻散佈在本區西邊低地。

【附圖 3】排灣語重音類型分佈圖（排灣語區全區）



資料來源：洪惟仁根據鄭仲樺（2016: 130）圖 5.11 重繪。原圖筏灣、平和、古樓等部落定位在舊址，本圖依現址重新定位，利用 GIS 重新繪製，以符實際。



【附圖 4】排灣語區北部重音類型分佈圖（歷史重建）



資料來源：洪惟仁根據葉高華（2017），還原 1930 年代以前北排灣的方言分區。本圖有關部落位置依下遷以前原址定位，現址以白色符號標示，並標示下遷時間。重建的地圖顯示高地方言在北部方言和南部方言中間高地。

## **On the Wave Model and the Firework Model of the Geolinguistic Theory: A Case Study on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Stress Pattern in Paiwan**

Uijin Ang

The Paiwan language encompasses two major patterns of stress: variable stress (Type a) and fixed stress. The second type can be further divided into ultimate syllable stress (Type b), penultimate stress (Type c-1) and Quality-sensitive stress (Type c-2) which is derived from Type c-1.

Based on the wave theory, we may infer that the fixed stress pattern arises due to "stress fixing movement" in the language. It is a pattern that can be represented by a "wave model" as Type a > Type b/c. However, the model lacks the power of an explanation to characterize the entire process of stress pattern evolution. This paper proposes the "firework model" as an alternative model that is more applicable to the case of dialectal divergence. Based on this model, the paper infers that the stress pattern in Paiwan might have diverged into Types b and c from Type a, and then Type c-1 spread westward and intruded into the territory of Type b. Thus the geographical layout of a-b-c-b-a stress patterns came about as seen today. In addition to the modeling of dialect dispersion, the author reconstructs the Highland dialect of Paiwan and relocates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core dialect area of the language before the 1930s.

Key words: Paiwan, stress pattern, geolinguistics, formation theory,  
development theory, wave model, firework model.